

蘇聯的繼承危機與權力鬥爭

畢英賢

五月二十四日蘇共中央全會通過「蘇聯憲法」草案，並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建議，將該草案公佈以便全民討論；全會並解除包戈尼(N. V. Podgorny)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選舉魯沙夫夫(K. V. Ruskov)為蘇共中央書記，接替卡士謝夫(K. F. Katusev)；卡士謝夫被解除書記之職，奉派在「經濟互助委員會」工作。六月十六日，最高蘇維埃會議「批准」包戈尼辭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職務，選舉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繼任該職。這是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被鬥下台以來的最高層人事變動，十二年來的所謂「三頭馬車」領導的外衣盡被揚棄。布里茲涅夫一身兼任國家元首與黨的領袖，達到其權力的顛峯。

在共產政權的政治體系中，由於缺乏完善的權力轉移制度與程序，權力鬥爭就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毫無疑問，目前在克里姆林宮內所發生的事件，正是布里茲涅夫整頓個人權力排除異己的延續，也是即將來臨的權力繼承鬥爭的序幕。

列寧、史達林死後的繼承權鬥爭

自從蘇共在列寧領導下。奪得俄國政權，至今已六十年。這六十年中，發生了三次重大的最高領導權鬥爭。重溫史實，有助於瞭解目前正在莫斯科進行的或在醞釀中的權力繼承鬥爭。第一次最高領導權繼承鬥爭發生在列寧死亡前後，第二次發生在史達林暴斃之後；第三次則在赫魯雪夫被鬥垮前後。

在列寧臨死之前，其繼承人選中最突出者為托洛茨基(L. Trotsky)。他在黨的高階層及「紅軍」中享有極高聲譽；作為紅軍的頭子，他也有奪權的實力。但是，被視為當然的繼承人的這一事實，反而促使黨內其他領袖聯合起來抵制他。此外，他參加布爾什維克黨較晚，因此也得不到多數黨幹的支持。在列寧死前，抵制托洛茨基的黨內聯盟業已形成，三個主要人物是，史達林、季諾維耶夫(G. Zinoviev)，及卡米涅夫(L. Kamenev)。他們是那個時候的「三頭馬車」(Troika)，也是俄國的統治核心。卡米涅夫是莫斯科共黨組織的首腦，季諾維耶夫是彼得格勒(後更名為列寧格勒)共黨組織的頭子兼「共產國際」主席。

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召開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決定設立總書記，以史達林擔任。該職位之設立旨在處理行政事務。不久列寧理解到，史達林正把這個職位發展成一個極具權力的位置，即建議中央設法把他撤離這個職位。^①但是，這道遺命永未實現。

註① 「列寧遺囑」，史達林時代的罪行(New York: The New Leader, 1962)，第六十七頁。

在性格上，托洛茨基與史達林迥然不同。在很多人眼中，史達林不含有任何特色，甚至是個缺乏信心的人物；托洛茨基却是一個會說能道的天生的領袖。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史達林與季諾維耶夫及卡米涅夫聯合鬥垮了托洛茨基。一九二五年，托洛茨基兵權被削。托既失勢，史達林進而與季、卡鬥爭。他二人組成「左派反對派」，攻擊史達林。史達林聯合以布哈林（N. Bukharin）為首的右派，對付左派。布哈林為蘇共的理論家與「真理報」編輯。一九二五年，在蘇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中，史達林擊敗了左派反對派，此時他已立於不敗之地。一九二七年托、季、卡三人被免除中委職務並被開除黨籍。接着史達林展開反右派鬥爭。一九二九年初，布哈林批評史達林左傾的農民政策而與史達林正面衝突；結果右派反對派亦告失敗。至此，史達林已掌握全部權力，成為列寧的繼承者。一九四一年起兼任部長會議主席。

一九五二年蘇共召開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馬林可夫（G. Malenkov）成為大會的主要報告人，這一角色經常由史達林本人擔任，故馬林可夫被認為是史達林的繼承人。同時，赫魯雪夫的地位也於此時上升，成為蘇共主席團（後改為政治局）委員與書記處書記；前此，除史達林本人外，祇有馬林可夫有此地位。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暴斃時，繼承問題並未完全解決。馬林可夫繼承了史達林的部長會議主席職位，一週後辭去黨中央的書記職務。這樣一來，赫魯雪夫成為唯一的主席團委員兼書記，很自然地成為蘇共中央領袖。在一九五三年三月間，蘇共領導階層的權力分佈顯然是爭執與妥協的結果，這就形成了所謂集體領導。此外，一名地位較低於馬、赫的領袖，主席團委員和特務頭子貝里亞（L. Beria），野心勃勃，終因企圖奪權，而被處決。

貝里亞被處決後，繼承危機尚未過去。馬林可夫與赫魯雪夫之間摩擦已生，至一九五四年底這個摩擦已變成政府與黨之間的衝突，軍事將領却支持黨的領袖赫魯雪夫。一九五五年二月，馬林可夫被迫辭去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由布加寧（N. Bulganin）接替；很顯然，布的地位已低於赫魯雪夫，不像馬林可夫與赫魯雪夫平等相處。可是，在蘇共高層領導集團中，赫魯雪夫的政敵尚多，終於形成了反赫聯合，其中包括布加寧（部長會議主席），伏羅希洛夫（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卡岡諾維契（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沙波羅夫（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等；此時，馬林可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仍擁有投票權。這種黨政間的衝突到一九五七年達到高潮。他們迫使赫魯雪夫召開蘇共中央主席團特別會議，準備逼他辭去第一書記之職。赫魯雪夫却串通一羣忠於他的中央委員，要求召開中央全會，赫本人拒絕在全會召開之前辭職。當時在中央委員當中支持赫魯雪夫者佔多數；結果於六月廿九日中央全會上通過了攻擊「馬、卡、莫反黨集團」的決議。赫魯雪夫祇指出這三個人，未提及另外一些政敵，乃是欲掩飾其在蘇共中央主席團中的劣勢地位。在其後的幾年中，反赫集團的人物皆一一被逐出領導階層。例如，布加寧於一九五八年初因與「反黨集團」有關係而下野。於是，赫魯雪夫兼部長會議主席，集黨政大權於一身。所謂赫魯雪夫時代實際上從一九五七年起到一九六四年止。曾經協助赫魯雪夫奪權的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也於「反黨集團」事件之後，當他在南斯拉夫訪問之時，被削兵權。史達林死後的繼承人鬥爭，至此告一段落。

赫魯雪夫的下台與布里茲涅夫的上升

一九六四年十月，蘇共中央全會「批准赫魯雪夫的請求，因其年齡老邁與健康惡化而免除其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央主席團成員及部長會議主席之職務」^②。赫魯雪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與官方所公佈者完全是兩回事。在個人權力上，他已把黨的「集體領導」轉化為個人統治；在政策上，一九六二年發生了古巴問題與一九六三年出現了農業大歉收；此外，他推行的各種改革都產生了不良後果。這些都可成爲他失去權柄的原因。

推翻赫魯雪夫的實際情形至今鮮爲外人所知。顯然，他個人在事前也一無所知。推翻他的人就是他的追隨者，接任第一書記的布里茲涅夫屬於烏克蘭集團。

事實上，布里茲涅夫之成爲蘇共領袖並非依賴其追隨者的擁立，而是蘇共領導階層同僚們的「挑選」^③。當赫魯雪夫被逐下台時，布里茲涅夫幾乎沒有遭遇到強有力的對手而登上寶座。他於一九六四年剛上台之初，權力有限。例如，柯錫金（部長會議主席）參與一切重大外交談判，有時獨自處理重大問題，不與布里茲涅夫諮商。但是，在十數年間，布里茲涅夫的權力與聲望逐漸上升，到目前已無人可與匹敵；成爲蘇聯歷史上，第一個身兼黨魁與國家元首的人。

布里茲涅夫的作風不同於赫魯雪夫，正如赫魯雪夫有別於史達林。布表現得謹慎、沉靜，而赫則冒險、自大與火爆。史達林死後的蘇共集體領導祇維持了四年，而布里茲涅夫則維持一個歷時較久的集體領導。在他的領導下，蘇共政權極爲穩定，幾乎達到僵硬的程度。在赫魯雪夫領導下，蘇共中央領導幹部經常更換，且曾一度大批更換中委會成員，引進大批新進委員；而在布里茲涅夫領導下，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少有更動而日漸老化。這一現象也可解釋爲，布里茲涅夫同老人相處比較適宜，而不願以政治野心較大的年輕人來代替那些老委員們。

布里茲涅夫也有其反對派，但是他處理的手法較穩健謹慎。上台之初，他首先與包戈尼發生衝突；包戈尼較傾向赫魯雪夫，他似乎未曾參與倒赫陰謀^④；因此，對新任第一書記的布里茲涅夫無疑是一個威脅。在一九六五年中，與包戈尼有關聯的人皆被默默地清除掉。首先從中央書記職務下放的是狄托夫（V. Tioy），其次是真理報的編輯羅米揚柴夫（A. Rumiantsev）。包戈尼本人則從蘇共書記處書記調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國家元首），而與布里茲涅夫（蘇共第一書記，一九六六年恢復總書記稱

註② 蘇共黨史（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一九六九），第六二八頁。

註③ 哈得賴特（Grey Hodnett），「蘇聯繼承的偶發因素」，共產主義問題，一九七五年三、四月號，第四頁。

註④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下台之前兩天，包戈尼在莫爾達維亞的演說中特別提起赫魯雪夫的名字（真理報，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相反的，布里茲涅夫在東柏林讀致賀詞時，則稱之爲來自莫斯科的「祝賀」（真理報一九六四年十月七日）。

號)，及柯錫金（部長會議主席，即蘇聯政府首長）成爲三頭馬車式的統治。

謝立平（A. Shelepin）是布列茲涅夫潛在的有力對手，所以布里茲涅夫使他在領導階層內逐漸孤立，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間很多與謝立平有關係的人被貶^⑤。然後，謝立平本人也「辭去」書記職務，轉任次等地位的蘇聯工會聯合會主席。至一九七五年四月「請求」退出政治局，並於次月失掉工聯會主席職務。

布里茲涅夫必須對付的政敵雖有前述的包、謝；但是至今尚未遭遇到像赫魯雪夫一九五七年所經歷的「反黨集團」與一九六四年宮廷政變式的有組織反對。因此，他領導下的政治局表現得相當穩定，其成員在一九七三年之前更動極小。米高揚（Mikoyan）因年高退休；伏羅諾夫（G. Voronov）因俄羅斯一般情況尤其是農業不佳於一九七一年被解除俄羅斯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之職，謝立斯特（P. Shelest）因政策問題被解除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之職，但是他們的政治局委員職位於一九七三年四月政治局改組時才被解除。此外，波里昂斯基（D. Polianski）於一九七三年從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降爲農業部長，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地位；一九七六年三月初因農業歉收被解除農業部長職務，於一九七六年蘇共第廿五次代表大會時失去政治局委員職位，但是保留了中央委員身份。事實上，波里昂斯基也是一個有潛力的權力對手。

此外，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對其第二號角色感到滿足。他雖與一九五七年「反黨集團」脫不了瓜葛，但自一九六四年以後，從沒有搞反布聯合；他自己的權位也因此得以鞏固。結果，在所謂三頭馬車集體領導中，包戈尼所佔有的是一個虛銜，掌管着一個橡皮圖章；柯錫金則執行蘇共中央所制訂的法令與計劃；全國的實際領導權及決策權集中在以布里茲涅夫爲首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

由於布里茲涅夫逐漸消除了有潛力的對手，阻擋年輕人員進入最高領導階層，結果在當前的蘇共領導人物中，就其年齡、工作經驗與所佔職位等條件看，很難找出一個能够威脅布里茲涅夫的地位的人。所以，目前布里茲涅夫的權位似乎既顯赫又穩固。

包戈尼失勢的可能原因

此時，包戈尼突然被解除政治局委員之職，並自動「辭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職務，而由布里茲涅夫兼任。這個事件產生了幾個疑問，其中最主要的是：包戈尼因何失勢？布里茲涅夫兼國家元首所舍之政治意義爲何？

包戈尼下台的原因，蘇聯未曾公佈，而且在今後的若干年內也不大可能公佈。但有一點應無疑義，那就是，包戈尼決非自願下

註⑤ 所謂「謝立平集團」包括，帕夫羅夫（S. Pavlov），一九六八年被免去蘇共集團第一書記職務，賽米查斯尼（V. Semichastny）於一九六七年失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職務，此外尚有艾戈瑞柴夫（Z. Egorov），一九六七年被免去莫斯科第一書記職，派往丹麥任大使。

台，而是另一鬥爭的失敗者。這場鬥爭包括政策鬥爭與權力鬥爭兩個方面，而且二者相互激盪、相互影響。

就政策問題言，其下台原因不外：(一)蘇共政治局每一成員皆負責世界某一特定地區的政策與對外關係，而包戈尼的負責地區為非洲，而他在最近的非洲之旅，既未完成預期的外交突破，又對非洲領袖們作出不能為其同僚所接受的承諾^⑥。(二)包戈尼在和解問題上，已開始與布里茲涅夫對立，尤其在協助羅德西亞及南非等國的黑人從白人手中奪取政權的問題上，由於古巴無法再派自願軍，包戈尼建議蘇聯直接軍事介入。這與布里茲涅夫的「和解」政策格格不入，為布集團所不容^⑦。(三)近來，包戈尼開始批評布里茲列夫的經濟政策，攻擊他未能克服產品短缺，制止工業水平下降傾向^⑧。(四)最普遍的說法是，尼戈尼在新「憲法」草案中，有若干地方不贊成布里茲涅夫的意見，且不喜歡布里茲涅夫所推荐的新「國歌」。事實上，這個說法最沒有根據。唯一的根據是，包戈尼被解除政治局委員的消息與「憲法草案」合併公佈，使人聯想到兩者之間的關係。(五)他不贊同布里茲涅夫的「各民族同一化政策」^⑨。

在一般情形下，前述的任何一個理由或各種理由合併起來，皆難構成其下台的決定性因素。不過，如果與權力鬥爭相結合，則無論布包之間發生那一種政策之爭，皆可能促使布里茲涅夫產生清除包戈尼之決心。

就權力鬥爭言，包戈尼決非沒有政治欲望的人，沒有政治欲望的人不會達到他今天所處的地位。他是唯一殘存的，而且據高位的「赫魯雪夫分子」。在政治局中，他也許勢孤力單；但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中就很難斷定了。第二十五次蘇共代表大會共選出二百八十多名正式中委（平均年齡已達六十一歲），這不是布里茲涅夫所能絕對控制的。一九五七年赫魯雪夫曾依賴中央全會擊敗政敵；却被另一次中央全會所推翻（一九六四年十月），當時布里茲涅夫恰巧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這個歷史的教訓，他比誰都記得清楚。

使包戈尼本人及其政策立場，特別是關於「和解」政策的立場，對布里茲涅夫政權更具威脅性的情況是，除了少數政治局委員不贊成「和解」外^⑩，尚有一些軍事將領也對「和解」持否定的態度。較著名者，一是現任華沙公約聯合武裝部隊總司令，柯立科夫將軍（G. Kulikov）；另一個是蘇聯海軍總司令戈什科夫將軍（S. Gorshkov）。主張與反對「和解」的兩派皆經常表示，祇有共產主義在全球或者在主要國家內獲得勝利後，才可能有鞏固與永久的和平。軍事將領與少數政治局成員認為，共產主義勝利祇有

註⑥ 「莫斯科美聯社電訊」，中國新聞報（英文），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第二頁。

註⑦ 納波特（G. Radbot），「對包戈尼為何下台的一個看法」，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第二十七頁。

註⑧ 「華盛頓美聯社電訊」，中國新聞報，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二頁。

註⑨ 同註⑧，第十頁。

註⑩ 同前註，反對「和解」之政治委員，除包戈尼外，尚有格里辛、馬祖諾夫、比爾謝、蘇斯洛夫等。

靠軍事甚或核子手段才可能獲得；另一方面，布里茲涅夫及其集團則特別重視政治與經濟因素，他們警告說，在核子時代裏和平共存是唯一合乎理性的途徑^①。

很顯然，贊成「和解」的勢力既是多數派又有領導中心，所以一向佔優勢，反對「和解」者既是少數派，又缺乏中心人物。如果，一旦包戈尼反和解立場變為明確而肯定，再加外來的刺激因素，則可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有組織的反布力量。目前，這個刺激因素是存在的，那就是美國「人權」攻勢。布爲了確保自己權位，一面立即剷除這個可能成爲反對派的領袖人物，一面展開「人權」反攻。看過蘇聯最近所公佈的「憲法草案」的人，會有一個印象，那就是：這個「憲法」的組織不嚴，是一個不十分成熟的「憲法」。其特點之一就是有關於人權條文增多。此時勿勿拋出，固然是爲了慶祝「十月革命」六十週年，而實際目的則在於提高布里茲涅夫個人的聲望，並作爲反擊美國「人權」攻勢的武器。

依前述分析，包戈尼的下台是克里姆林宮政策鬥爭與權力鬥爭的後果。這不是說，包戈尼對布里茲涅夫業已構成威脅；而是表明，他仍舊是一個具有威脅性的潛在對手。不管布里茲涅夫藉着什麼問題或理由把他拉下台，問題的本質仍是權力鬥爭。

布里茲涅夫兼蘇聯元首的意義

如今，布里茲涅夫順利地「當選」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成爲蘇聯的正式國家元首。這一事實使布里茲涅夫格外顯貴，但是對其權力並未有所增長，同時暫時也不致變更蘇共政權的決策過程。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無實權，是一個光榮虛銜。蘇聯中央政治局才是蘇聯最高決策機關，總書記才是最有權力的領袖。布里茲涅夫在兼任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前，始終以總書記身份與外國政府領袖或元首會談與訂約。在蘇聯正式文件中的排名則是：布里茲涅夫、包戈尼、柯錫金；黨的總書記永遠排名第一。在蘇聯的新「憲法」草案中，特別註明：「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的領導和指導力量、政治制度、一切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②，使黨的權力有了合法的依據。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史達林以蘇共總書記的身份、控制特務、整肅異己，造成其獨裁的地位；一九四一年之後才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現在的部長會議主席）。赫魯雪夫亦以第一書記（現稱總書記）身份，擊敗馬林可夫，於一九五八年兼任部長會議主席。布里茲涅夫任總書記（一九六六年以前稱第一書記）十三年後，終於獲得身兼國家元首的殊榮。這至少可以證明一點：他的權位已固。

由於他的權位已固，國內與對外政策將不會有重大變更。但是，這將標誌着一個新時期的開始。蘇共頭子兼任蘇聯國家元首這

註① 荷爾(Paul Wohl)，「布里茲涅夫與軍人繼續爭論」，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第三十四頁。

註② 「蘇聯憲法（根本法）」第六條，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六月四日，第一頁。

一事實可能制度化。布里茲涅夫在報告「憲法」草案時曾說，新憲法草案的基礎之一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發展的「經驗」。僅就這方面言，在七個親蘇的東歐共黨國家中，有五個共黨的頭子兼國家的元首。因此，蘇聯新「憲法」第六條明言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第一一八條又規定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內除設主席及十五個副主席外（與現行憲法同），另設一個第一副主席（新增）。增設第一副主席的目的，是減輕主席的工作負擔並負責實際工作。如果這種設計可行，以後蘇共頭子將是當然的蘇聯國家元首。

在今年十月間，新憲法通過後，由於需要新選第一副主席，可能會引起部份高層人事變動。誰可能獲得這個職位？副主席是否可能成爲布里茲涅夫的繼承人？要解答前一個問題，必須先解答後一個問題。按照過去的情形看，出任黨的總書記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乃是「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書記係實際掌管與領導黨的活動。另一方面，蘇維埃副主席職位乃是爲了掌管實際事務而設。因此，除非布里茲涅夫另有特殊安排，這兩種職位不大可能由一個人兼任。如果副主席不是由書記兼任，那麼就不大可能繼承黨的領導權。倘若這個假定成立，那麼副主席一職可能從政治局委員，甚至候補委員中挑選。因此，有人認爲現任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是最有可能中選的人^⑭。

頒佈新憲法將是蘇聯歷史中「布里茲涅夫時代」的標幟。因此，對他個人來說，這是一件大事，按照一般推測，十月間該憲法可能順利獲得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批准。接着，布里茲涅夫必須儘快解決另一件大事——「權力過渡」。在蘇共政權存在的六十年中，除布里茲涅夫外，共有三個領袖，列寧、史達林及赫魯雪夫；前兩者死於任上，後者被推翻下台鬱鬱而死，沒有一個人能夠善終。布里茲涅夫是否會創造另一個方式——「光榮退休」，很難推測。不過，在任何情形下，他必須安排他「自己的人」以保證他死後或退休後不會很快遭到批評，以保證「布里茲涅夫憲法」能夠維持較長的一段時期。

目前作爲蘇共領導核心的政治局由十四個委員、六個候補委員組成。其中最有資格繼承布里茲涅夫出任蘇共總書記的人選是基里林科(Kirilenko)^⑮，其次是蘇斯洛夫(Suslov)^⑯，但是他們的年齡都比布里茲涅夫老，祇是健康狀況比他好，因此他們至多祇能充任過渡性的領袖。在五十至六十歲之間的政治局委員有三名：庫拉考夫(Kulakov)^⑰，羅曼洛夫(Romanov)^⑱及謝爾卑斯

註⑭ 威利斯(D. Willis)，「克宮變動的信號」，基督科學箴言報，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

註⑮ 基里林科，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書記，主管俄羅斯黨務，於布里茲涅夫病重時，代理其職務，現年七十一歲，俄羅斯人習航空工程，曾任工程師及設計師，一九三八年開始黨務工作。

註⑯ 蘇斯洛夫，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共理論家；七十四歲，俄羅斯人，習經濟學，一九三一年開始黨務工作，曾任「真理報」總主編。

註⑰ 庫拉考夫，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主管農業；五十八歲，俄羅斯人，習農學；一九六〇年起任黨組織領導職務，在此之前任行政管理職務；故黨政管理經驗皆豐富，且爲布里茲涅夫親信之一。

註⑱ 羅曼洛夫，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省第一書記，五十四歲，俄羅斯人，習造船，一九五四年起參加黨務工作，係蘇共中正在上升的人物。

基 (Scherbisky)。按照西方推測，庫拉考夫可能性最大，羅曼洛夫次之，謝爾卑斯基的烏克蘭籍貫是一個不利因素。除他們之外，尚有一名書記（非政治局委員）也有可能，他就是道爾格赫 (V. Dolgikh)。以上是就各人個別的條件所作的預測，而偶發的事件與各人的性格未計算在內。作爲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必須具有機靈、冷酷的性格和自我保護的本能，更重要的是，他能使這些特性深藏不露。在這種情形下，在即將來臨的繼承權鬥爭中，鹿死誰手，就更加難以預測了。如果布里茲涅夫能夠及時罷手，妥善安排，那麼克宮的另一次「繼承危機」就可能避免，或減至最小。如果他仍戀棧不去，直至暴死任上或被鬥下台爲止，那麼一場奪權鬥爭就難以避免。布里茲涅夫也許懷有權力過渡的計劃和日程表，但是他的健康狀況能否容他從容佈置，殊難斷定。

結論

蘇聯政治體系的特徵就是寡頭政治，寡頭政治的特性之一是權力鬥爭；由於缺乏完善的權力轉移程序，這種權力鬥爭於面臨權力過渡之時，更加熾烈。如今，蘇共政權正面臨另一次「繼承危機」。列寧和史達林皆曾爲繼承問題預作安排，但是皆失敗了。列寧欲除去史達林，結果史反而成爲一代暴君，史達林欲立馬林可夫，結果赫魯雪夫得勢。赫魯雪夫則被布里茲涅夫等鬥垮，沒有來得及觸及這個問題。目前，布里茲涅夫似乎尚未確定，或已確定尚未表明其屬意的「繼承人」。

在鬥爭的過程中，史達林通常處決其政敵；赫魯雪夫通常以「某某人如何」方式公開貶斥其政敵，然後加以驅逐。布里茲涅夫則先孤立其政敵，去其羽翼，最後予以剷除。相形之下，布的方法較和緩，但是效果相同。使用和緩漸進的方法，在消除一個政敵時，不會輕易地製造另一些政敵。此外，布里茲涅夫的作風也不同於獨斷專行的史、赫，他經常與同僚共議大事，因此所謂「集體領導」能夠維持較久。他個人的權力逐漸上升，但沒有使政治局中的大部份成員感到威脅。

布里茲涅夫已身兼黨的領袖與國家元首，在國際事務中，可以蘇聯國家元首身份活動，不但比較方便，也比較合乎外交傳統。在目前，布里茲涅夫個人權力已達巔峯；但整個領導核心面臨大幅更動。這種更動能否在他的設計和控制下進行和完成？他能否成爲蘇聯歷史上第一個光榮退休的蘇共頭子？這就要看他的設計是否完善，控制是否有效，以及他是否有急流勇退的決心了！